

小琼斯历险记之五

长城内幕

[美] 理查德·布赖特费尔德 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小琼斯历险记之五

长 城 内 幕

〔美〕理查德·布赖特费尔德 著

弗兰克·博勒 插图

张 敏 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京)新登字 02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琼斯历险记(五):长城内幕/(美)布赖特费尔德(Brightfield, R.)著;张敏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

书名原文:The Young Indiana Jones Chronicles #5 Behind the Great Wall, Bantam Books

ISBN 7-5001-0296-8/I·24

I. 小… II. ①布… ②张… III. 儿童文学—小说—美国—现代 N.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7716 号

小琼斯历险记之五 长城内幕

理查德·布赖特费尔德 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市太平桥大街 4 号

邮编:100810 电话:6022134 电报挂号:6230

翌新工商印制公司印刷

787×960 毫米 1/32 4.375 印张 字数 52(千)

1994 年 8 月第一版 1994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发行处 电话:6022124

ISBN 7-5001-0296-8/I·24 定价:5.90 元

跨跃时空！

你小心翼翼地爬下城墙边缘，踩到一堆砖头瓦块上。

突然，脚下的一块砖头松动了，你身体失去了控制，劈里扑腾地顺着陡坡滑了下去，眼看就要滚到坡底了，只听砰的一声，你的脑袋不知撞在了什么上，眼前顿时一片漆黑。你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地上，一个人正在摇晃你。你睁大了眼睛，看见一个身穿盔甲的士兵——可不是当代的士兵，而是你在秦朝绘画中看见过的那种士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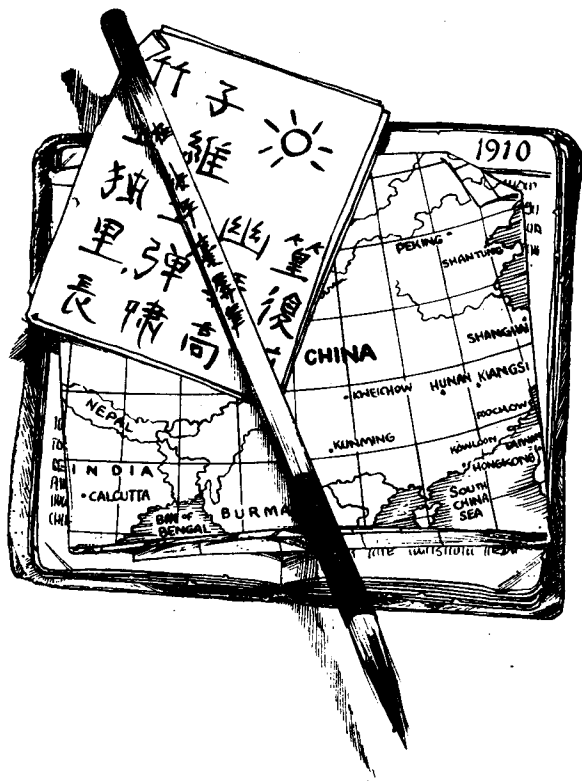
你坐起来，看见自己正穿着绣花的丝绸长袍，四周有成千上万的民工，他们正在吃力地搬运小山似的砖石。你的前面是长城，却不是你刚才看到的那个样子，而是正在修建中的城墙。

真是鬼使神差，你竟然回到了 2000 多年前的秦朝，你该怎么办呢？

只有你，小印第安那·琼斯，才能做出决定。

长城内幕





你的历险记

这是 1910 年。你是小印第安那·琼斯，一位教授的儿子，你父亲是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研究中世纪学的。在这本书里，你正在漫游中国，与父亲亨利、母亲安娜·琼斯和家庭教师海伦·西摩小姐一起度假。

在以下的历险中，你会遇到历史上许多著名的人物，比如溥仪——中国的小皇帝。你还会经历一番北京的生活，全面学习东方的医学知识和中国古代知识。你甚至可以参观紫禁城，和中国革命人士相逢，并且亲眼看一看中国的长城。

在你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你会不时面临不同的选择，这时就需要你做出决定。你作为印第安那·琼斯所经历的种种冒险正是你自己选择的结果。你应该负责任，因为这是你的选择。做出决定之后，依照说明去看看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记住，你在中国的历险，取决于你决定采取的行动。

为了帮助你更清楚你在旅行中经历的一切，我们在书后附有名词注释（凡有注释的词后均有*号），不妨一读。



作者简介

理查德·布赖特费尔德 毕业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曾专修生物学、心理学和考古学。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当了几年制图员。在《选择你的冒险》系列丛书中，他是许多书的作者，包括《功夫大师》、《跆拳道高手》、《被劫》、和《空手道大师》。另外，布赖特费尔德先生也是《小琼斯历险记》系列前四本书的作者。他还和他的妻子格劳里合作写了十几本游戏书。布赖特费尔德夫妇和他们的女儿萨薇特丽现在住在佛罗里达南部海岸。

插图作者简介

弗兰克·博勒 毕业于普拉特学院。他已为许多全美发行的杂志绘制过插图，现在还为杂志创作、绘制漫画。他还从事于广告和儿童教育刊物，并已在几家报纸上创作或与人合作绘制连环漫画，如《安妮和温尼·温克尔》。他为《选择你的冒险》系列丛书中的许多书绘制了插图，最近出版的有《失踪的日本武士》、《冒失鬼公园》、《绑架》、《恐怖分子的陷阱》、《魔鬼列车》和《具有魔力的怪兽》。他也是《小琼斯历险记》系列丛书前四本书的插图作者。博勒先生出生于纽约的布鲁克林高地，现在居住在康涅狄格州的西港。

你是印第安那·琼斯,1899年7月1日生于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你父亲是个教授,在普林斯顿大学从事中世纪学研究。现在是1910年,你10岁了。你正在和父母亲周游世界。随行的还有你的家庭教师海伦·西摩小姐。

你在印度的加尔各答城登上一艘轮船,准备前往中国。放眼望去,周围一片热带风光。你紧紧跟着父母和西摩小姐走上了坎帕尼亚号船。

“我们快快离开港口吧,”妈妈不停地摇着手中的扇子说,“这天气热死人了,简直像呆在一个火炉里。”

“听人说,这里的气温都华氏120°了,”西摩小姐说。

“我在什么地方看到过,作家马克·吐温游览过加尔各答,他说这儿的天气热得邪乎,能使铜门把流汤,”爸爸在你们登上甲板时说。

“我看他说的太对了,”你说,你觉得自己热得受不了了,背上的汗直往下淌。

→ → → → → → → → → → → →

请翻到第2页。

“欢迎上船”，船长站在跳板的前面说。他穿着白色的制服，佩戴着肩章，帽子上镶着金饰，一副精神抖擞的样子，好像一点不受大热天的影响。“我让拉姆西带你们去船舱，”他说。

不一会儿，船长身边来了另一位高级船员。他也穿着白制服，戴着白手套，很帅气地向你们所有的人行了礼。你跟着他走上宽阔的甲板，然后又上了一节舷梯。

“你们在上层甲板有三个最大的客舱，”高级船员拉姆西说，“祝你们旅途愉快。吃晚餐时不必正式着装，不过我们希望你们穿戴好一些。”说完，拉姆西又行了个礼，径直走下这层甲板。

“他说‘不必正式着装’这是什么意思啊？”你问道。

“不必正式着装，”西摩小姐接着你的话说，“就是说，着装没有特殊的要求。”

爸爸大笑起来，“大英帝国的官员们说‘不必’往往就是必须的意思。”

“这都是些社交场合的用语，”妈妈说。

“我们去看我们的客舱吧，”你换了一个话题说。

你的屋子原来又小又窄——仅仅能够放下一张倚墙的床，一张小桌子和一把椅子。爸爸妈妈还算走运，房间比较宽敞。西摩小姐的屋子比你的大，比你父母亲的小。

“我的屋子太小了，”你说。

“别着急啊，亲爱的，”妈妈说，“听我的没错，大部分时间你都会在甲板上度过的。”

“我会把你在学校用的课本放在我的船舱里，”西摩小姐说，“我们一次学一本书好了。”

就在这时候，船的汽笛响了好几下。你站在船栏边看着码头工人背着沉重的东西摇摇晃晃地走着，把货物从牛车上卸下来往船舱里搬。一些迟迟未到的旅客坐着车赶来了。那是一种两轮车，很轻巧，是人拉着的。车夫汗流浹背，衣衫褴褛，戴着宽沿帽，这是遮挡灼人阳光的惟一劳保用品。你为他们感到非常难受。

汽笛又响起来了，就在跳板快要撤去的瞬间，你看见一个中国人从码头的人群中挤出来，急匆匆地上了船，很快消失在下面甲板的什么地方了。

→ → → → → → → → → → → → →

接下页。

几分钟后，船开进了胡格利河，开始了这次航行的第一站——行走 125 英里，到达孟加拉湾和印度洋。坎帕尼亚号船在大大小小船只之间的混水中缓缓行进，这些船正把锚从河流里拉出来。其中有很多是远离故乡的巨大的中国帆船，船帆四四方方的，弯弯的船尾高高翘起。在远处，福特·威廉号那灰色的船身隐约可见。河的上游，霍拉铁桥矗立在天空下面。

“行啦，我们终于离开了英属印度的首都了，”爸爸说，“如果我们能避开潮汐的袭击，穿过 16 道各种各样的沙洲，我们就顺利地进入印度洋了。你要知道这条河有时遇到潮汐会掀起六英尺高的巨浪的。不过，一旦进了印度洋再航行几周就到了北边的中国了。”

“我非常高兴 5 月或者 6 月季风到来之前就能离开这一带，”海伦说，“我听说，季风雨下起来雨流如注，一下就是几个月。”

“没错，”爸爸说，“可是正是季风雨使这个地区生气勃勃，如果季风雨不来，整个南亚次大陆就会遭受大灾害。”

“两周之后我们就到香港*了吧？”妈妈问。

“在新加坡还要停一站，”爸爸说。

“在前往中国的这段时间里，你可要好好地学学汉语啊，”西摩小姐对你说，“美中不足的是，没有一个地地道道的讲汉语*的人和你练习口语。”

“在我们上船离开之前，我想我看见了一个中国绅士，”你说。

“如果这是真的，也许他能帮上你的，”西摩小姐说，“晚餐时我们和他谈谈。”

“说起晚餐，开饭的时间差不多到了，”你妈妈说，“我们赶快去客舱穿戴一下吧。”

太阳渐渐在万里无云的天空中西沉下去，河水染成了金黄色，闪闪发光。你凝视着眼前的美景，足有好几分钟，然后走进了你的客舱，穿上了最好的衣服。

船上巨大的餐厅里悬垂着晶莹剔透的枝形吊灯。餐桌上铺着绣花的桌布，摆着漂亮的瓷碟子。裹着头帕的印度侍者身着鲜红的外衣，忙忙碌碌地往桌上摆放食物。

绝大多数女游客都穿着镶着花边的衬衫，领口圆圆的，高高的。男人们穿着白裤子，深蓝色的上衣上有金闪闪的扣子。人群中还有一些孩子，他们穿戴也很整齐。

你到处寻找那个最后登船的中国人，找遍了餐厅，但是没有看见他的影子。也许他是一名水手，等一会儿问问船长就知道了。

→ → → → → → → → → → → →

接下页。

你坐在一个和你年龄差不多的小女孩儿旁边。她的父母和你的父母把你们俩介绍了一番。她的名字叫帕米拉。

你告诉帕米拉，你爸爸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你和父亲正在周游世界，同行的还有你的妈妈和家庭教师西摩小姐。

“周游世界！”帕米拉说，“这太令人激动了。我只是和爸爸妈妈到中国去。我爸爸是一名医生，也是一名基督教的牧师。他在伦敦开业好久了，但是有一天，他听到上帝的呼唤，要他出来，向世界上那些不幸的人们传教，并为他们解除病痛。”

“听起来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啊，”你说。

“是的，”帕米拉说。

用餐前帕米拉的父亲作了祈祷，餐桌前一片安静。接着大家开始用餐。

餐桌边有一个人在发表高谈阔论，他说：“我们有责任把西方文明带往中国。”

“在我看来，”爸爸说，“欧洲还处于黑暗时期时，中国已经有了高度发展的文明。”

“曾几何时，这也许是真的，”一个身高马大，留着一撇海豹胡子的男人说道，他讲话带有浓重的英国土腔，“可是，不久前在鸦片战争中我们和他们打仗时，他们还用长矛和弓箭攻击我们。我只是说，中国人没有什么哲学可言。”

“也许你听说过孔子和老子吧，”海伦说，语气里

明显带着几分气愤。

“我还要强调，他们没有什么人可以和西方哲学家相比，”那个人说。

“没有什么人——”爸爸刚开口就差一点让他的话噎住。

“我们还是不谈政治的好，”那个留胡子的妻子说，她在餐桌下捅了捅自己的丈夫。

“政治？哪里说得上政治，我亲爱的，”那个人说，“我们在谈论基本的价值观，而且——”

“你妻子说的是很对的，”爸爸对那个人说，“也许在餐桌上我们应当谈论谈论天气吧。”

“是呀，是呀，”那个人说着，用叉子叉了一块羊肉，“也许我们可以在休息室里抽雪茄时继续谈论这个问题，女士们别在场，她们的精神太脆弱了。”

你看见西摩小姐的脸红了起来，她紧紧抓着叉子，像抓着一把匕首。显然是那个人的最后一句话刺伤了她。

→ → → → → → → → → → → → →

接下页。

